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三十三回 何能義激柳壤村 文用智賺岳陽府

話說天雄山頭領與君山頭領並合一處，即商議迎敵劫救事情。何能說道：「迎敵易，劫救難。我今聚合，非復昔比，只消擔險而守，以逸待勞。彼涉風濤，急切不敢向前。若乘其有疲而攻之，雖有三千之眾，當望風靡走，這倒不足為慮。只是劫救，計非萬全，係性命於指掌。我今計已得矣。方才聽見章文用，只得要他去走遭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驚問道：「去救楊么哥哥，臨時非殺即鬥，怎不使能事弟兄？他一個舞筆書生，怎做得劫救殺人勾當？」何能笑道：「我正因他能舞筆，故此用他。」因說道：「當日楊么犯事，只不過官府聽信賀太尉之言而罪之。今自投認罪，外面久有懸賞，人將他為奇貨可居。再者所來敵兵，出自賀太尉的主意。他宿恨未消，久將楊么父母下獄，今豈不知楊么自投，而欲置之死地，以居其功。我疑所來之兵，內中必有詭詐奸謀。若使人去探聽。一時怎探聽得內中機密心腹之事？我今所用章文用，喜他熟諳刑名刀筆。目今庫藏空虛，金餉日急，只得使民間納吏，朝內賣官，以供國用。府州縣俱有示條在外，以致富豪士庶俱樂輸納。但買納必要根源有據，又要互保。我今想來，這柳壤村居民，向與楊么有德，我去當以義激之，自有可納之路。文用一進府去，內中消息皆知，我則易於行策。就是這個府官，是民間豪富，向媚秦檜。今用十萬金銀，托秦檜為他謀幹，得此美職。他今只知榮利，豈有深心？」眾人聽了大喜。因事情緊急，即備金銀，何能同章文用、花茂駕支小舟，連夜望柳壤村來。天明到了村中，何能同章文用走上岸來，向村中繞走了一遍，轉身向熱鬧處。何能舉手高聲問道：「借問列位，這村中有個義士楊么，聞得前日回來，不知那家是他住宅？乞求指示。」眾人忽見這人來問楊么，俱一時驚疑，道：「你來問他做什麼？」何能道：「我慕他好名，要來見他一面。」眾人道：「名是有些，卻見他不得了。」何能道：「他最愛結識人，怎說見他不得？莫不是閉塞賢門麼？」眾人道：「什麼結識人，什麼閉塞賢門，如今倒進了監門了！」何能假作吃驚道：「這個好人，他為甚犯事，就被官府拿進監去？還是他自己犯事，還是為人，還是有人帶累他犯事？他也有些手段，就沒個騰挪脫罪？便沒騰挪脫罪，難道沒個往日與他相好仗義的人去搭救他？」因又跌腳道：「我今特來投奔他，誰知犯事，大失所望。可知犯了什麼事？」眾人見他相貌斯文，跌腳不遇，是個好人，便也跌腳道：「我們只得對你說知，料也不妨。」遂將楊么前後犯事，以及他父母入獄事情說得詳詳盡盡，委委曲曲，道：「我們當日原勸他不要自投。如今一總不放，只怕上司文書下來，便取他三人的性命。我們要見他一面，今世料想不能！」何能聽了，不勝跌腳道：「他既為你地方犯事，難道你們視死不救，就是這等罷了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一個鄉村人，有甚力量，有甚主意，有甚智謀去救他？只好歎息罷了！」何能道：「既是你們為他歎息，必是有意要救，特無力量、主意、謀智耳。設有力量、有主意、有智謀的人來與你們較算去救，你們可肯真心為他麼？」眾人聽了，一齊裸袖攘臂，說道：「若有這樣人來，肯較算去救他，這是十分好。若用得我們著時，便是火碓裡也肯跳入。只是怎得有這樣人來較算，你今說也枉然！」何能見他們已是義動，便滿心歡喜，笑說道：「我便知你們村中曾受楊么好處。即今豪傑們，念此地是楊么出身之地，再不來驚恐。我今不是別人，是洞庭君山頭領，設計來救。」遂將事情說出。眾人聽了，俱歡喜道：「這有什麼難事，只消同幾個裡老到府中去，說是村中人買納吏司，誰人動疑？」

何能大喜，便同眾人來見裡老。裡老歡然願去。何能即著花茂扮作跟隨，帶了金銀，一同〔章文用〕而去。何能在村中等候消息。果是有例接納，章文用在府中納了一名押司，參見時，送了一份重禮。知府滿心歡喜，問些刑名錢穀事件，章文用對答如流，十分喜他。章文用只撒漫銀錢，衙門伙伴個個結識，一連幾月，只是一時不便人監去通知，只照新例在班房歇宿承值。

忽一日夜間，幾個虞侯帶了二十餘個軍兵，齊入後堂，叫請知府說話。不一時知府出來，幾個虞侯在知府耳邊說了幾句。知府滿口應承，即坐出堂來，傳喚禁役：「將楊老夫婦並楊么取出，休教三人相見。」又一面著人到縣，將馬震解來。不一時楊么、馬震具抬到階下。楊么突見是馬震，不勝大驚。馬震見了楊么，便大叫道：「兄弟救哥哥，錯砍烏監，吃了好苦。喜是同死快活！」眾役忙將他嘴閉住。楊么正要開言，被幅青布兜臉按住，一時開口不得。知府即當堂交與虞侯。虞侯使軍漢抬了四人，前後出門而去，知府便轉身退入。

此時章文用、花茂忽見將楊么黑夜與人帶去，不知什麼緣故。因見知府退入，章文用連忙跟入，悄悄稟道：「這楊么兇惡，不啻猛獸。相公為何昏夜與人帶出？倘被強人聞知，豈不生劫奪之患！」知府聽了，止住笑說道：「你那裡曉得。這是賀太尉在武昌聞知本府捉了楊么，恐留在府中，有人劫奪，今差三千軍士、千號戰船，現在城外湖下揚言征剿天雄、沿河二處，使他那裡不敢離山，實是防護押取楊么去當面正法。」章文用方知緣故，暗暗歡喜，忙又稟道：「即是如此，相公也該著人同他解去。便不著人，也該備用公文，移會上司，才顯得相公擒獲大盜有功，求他題請。如今這賀太尉是本地鄉官，今日若不與上司說明，異日功勞只知有賀太尉，不復知有相公矣。豈不是為他人逐鹿？」知府一時聽了這幾句說話，不勝跌腳道：「是呀，是呀！實是想不到此。本府功名，實要在擒獲楊么顯耀。你果有見識，可與本府作速寫起文書，付與他帶去。」章文用道：「他們這般用計，人到船上，頃刻即開，一時文書怎做得就？小人初蒙相公抬舉，並不曾有事替相公出力。今情願急同他們上船，到上司處，細將相公功勞表白，求他題請，才得指日榮遷。不知相公意下如何？」知府聽了，大喜道：「你若去與本府向上司處表白顯揚，異日榮遷，決然提掇。事不宜遲，你今快出城去。」章文用即轉身急出，忽又轉身來稟道：「小人此去，他們俱已上船，若無憑據，怎肯相留上去？乞相公將印信打一個在小人臂上，使他知是相公所遣，方不誤事。」知府忙將印打好。章文用走出，急到班房，同花茂出府，去叫開城門。章文用細細說道：「你今速去報知何能，快來劫救。只看我在那支船上，便有楊么在內。若是夜間，聽我唱歌為號。」花茂即急走去。

章文用便沿湖直走，果見岸上官軍俱在那裡收拾營帳下船，船上人俱起錨將要開船。章文用急趕到近處，向船上高叫道：「我是府中押司。奉相公言語，要上船同去見賀太尉的。」船上聽了，有的說道：「軍伍中夜間不容人上船。」章文用只得又叫。才有人問道：「你可有甚憑准麼？」章文用道：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上船請驗。」眾兵遂叫他上船。章文用到了船上，忙問道：「我要在楊么在內的船。不知那一支的是？」眾人道：「你只低聲，看了憑准，送你到那船上去。」章文用伸出臂來，道：「這不是相公的印信？」眾人看明，遂渡他到那支船上來。也看明印信，遂問道：「相公叫你來做甚？」章文用道：「相公著我來對列位說，恐路上不穩，叫將四人不可放在一船；還有心腹言語要見太尉面稟。」眾人聽了，笑說道：「果是相公細心。我這裡已將他分做四處安頓，只這船中就是那話兒。」因問道：「你是府中什麼人？」章文用道：「我是相公貼身書吏。」眾人道：「這便是位押司了。今又遣去見太尉，是我們一家人，只在這船坐吧。」章文用暗暗歡喜，連忙稱謝。不一時眾船齊開，將這船裹在中間，連夜而行。

這花茂急忙趕到柳壤村報知何能，即同下船。不半夜到了山上。即點三百小校，與眾頭領分坐十支快船，扯起官軍旗號，一路趕來。直趕到次日中，見前面賀軍船支在湖面上如羽翼般行走。走到西牌時候，到了宿處，拋錨打檣。這裡何能望見屯宿在烏魚嘴，即將船住入蘆葦，遂吩咐岑用七去如此這般。岑用七即上了一支小撐船，搬了許多物件放在船內，便一徑望著烏魚嘴來。撐得將近，即一手搖著一面小鼓，叮叮呼咚咚的亂搖起來。賀軍船上見了，忙問道：「你賣的是什麼東西？」岑用七道：「我船中賣的是油鹽醬醋、鮮肉醃魚；還有頑耍的，是雙陸、象棋、骨牌、色子。」眾船上聽了，忙叫：「這裡來，我買你的。」岑用七便撐近船來。船上舵公便來買他的吃食物件，軍兵買的是頑耍東西；這裡買不了，那邊又叫。岑用七這邊賣些，又向那裡去賣。早看見章文用在支離船船上，同著軍兵立在桅檣邊。兩人見了，俱各會意。軍兵叫買一副骨牌，同章文用去頑耍。岑用七又向別船去賣了一會，便自撐去。撐得遠了，即如飛撐入蘆葦中，與何能說知道：「等夜深時，只消我入水過去，將這支船推入湖中，你們只砍殺上來。」何能聽了大喜，到了更餘，將船慢慢行來，離烏魚嘴半里，一齊停著。等到三更，殘月已沒，岑用七即脫膊，口銜利

刃，跳入水中泅來。

這章文用在船，與眾人談笑得甚是投機，一塊吃酒食。這夜同人吃酒，他只高高興興。眾人見他興高有趣，因問道：「你是個押司，胸中必知古典。何不說個古人事跡與我們聽，吃杯酒兒也好。」章文用道：「談說事跡，只好日間談說消悶，怎開發得酒興？我倒學得些歌頭曲尾，胡亂唱與列位聽，多吃杯吧。」眾人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我們不好勞動。押司若肯歌曲，我們無不盡量。」遂一面吃酒，章文用歌歌唱唱，聽得眾人十分歡喜。哥飲多時，個個盡量，入艙去睡。章文用道：「我吃得酒多，還要在外面坐一會兒，列位先睡。」眾人理自由他，不一時俱各睡熟。章文用只留心看聽了多時，早見湖面上遠遠的水勢高湧，到了相近處，便不水湧，就曉得是揭浪蛟岑用七在水中/來。即順口照著前面的歌曲調兒唱道：

丈夫有志未曾酬，笑殺衣冠半楚囚。

今日棄文彈鐵劍，且教削盡佞人頭。

唱完，便走入艙假睡，欲在空隙處看著外面。別船上雖有人聽見，卻只認是歌曲，又且先前唱了許多，絕不疑心。

這岑用七聽見他唱完，便輕輕的/到船邊，伏在水中，卻聽見前後船上並岸上巡更，俱打著三更。又伏了一會，只聽得打更的漸漸手慢，不似先前一下下接應得清楚，便曉得困倦，遂輕輕沒到岸邊，用刀割斷檣索，又沒到後艙，鑽入水底，扭斷錨索。然後將兩旁的船支輕推慢送，趁勢將這船緊移疾送，不知不覺早已推脫出幫，將這船穩在眾船艙後，岸上俱看不著。即放出平生勇力，將身子躍踏水面，將這船向湖中間推來。那十支小船，俱遠遠停漾湖中，忽見船幫內推出船來，一齊棹到。章文用、岑用七引著眾好漢，將這些睡熟的一頓刀砍斧劈。章文用急忙揭開頭板，叫聲：「楊么哥哥，我們眾兄弟來救也！」此時楊么在頭內，聽見後面唱的幾句非曲非歌，十分疑惑，再睡不去。不一時，聽見上面有人亂響，再一聽時，一片刀聲斧響，十分驚疑，忙坐起竊聽。忽有人揭開船板，說是來救。急要問是誰，即有四五個人將刑具一頓劈開，背著楊么上了小船，便將大船前後放火，霎時燒著，這十支小船如飛而去。這是烏魚嘴岑用七口口水抽幫劫楊么。

此時岸上與船上打更的，忽聽見湖中一片聲亂，正在驚疑，不一時火起，忙將鑼鼓亂篩亂敲，一時驚起三千餘人，俱看著湖中。早有舵工水手發喊道：「不好了，火光中這支高艙船是有楊么在內的，被人抽幫劫去，在那裡放火！」眾軍方才大驚，一時心慌腳忙。也有來追趕的，也有開不及船的，也有膽小只是吆喝不追的。這十支小船卻是船小輕快，人俱一心，又且劫了人到手，心安意樂，只往前去。乃至賀軍追趕將近，被這小船箭如雨點般射來，又高叫：「天雄山、君山好漢，全伙在此劫救楊么！」眾賀軍見前面昏黑中有船行走，知是賊船，慌忙來趕，只趕不上。又被箭矢飛驟，忽又聽得高叫，方知二處來劫，一時不敢緊追。有的說道：「這湖中是他們熟路，又且黑夜間廣闊無邊，切莫再追，上了他們的道兒。」又有的說道：「他們既來劫人，前面必有埋伏接應，不如回去，等到天明再來趕吧。」遂一齊撥轉船頭。到了次早，商議道：「我們雖是人多，只奉得賀太尉的主意來護押楊么。今被賊劫去，若要趕到賊巢奪回，勢必交鋒。我們又無主將，不如只將這三人解去，任憑太尉主張，再來擒他未遲。」眾人俱說有理，便一齊望武昌而去。

這班頭領劫了楊么到手，兵翅有追兵，急忙裡俱要準備廝殺，敘不得寒溫，只望君山而行。將近到山，已是五更時候，山下戰船俱來迎接。眾兄弟將船傍攏。與楊么廝見道：「兄弟們日日望哥哥南來相聚，不期盡孝捐身。若不得信早，商量這條計來，險不中了賀賊滿懷！」楊么忙將眾人一看，卻是天雄、君山二班弟兄來救，不勝歡喜道：「我楊么已甘心受難，誰知眾兄弟又將我救來，實是再生。只不知眾兄弟救得我兄弟馬靈在那裡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弟兄只知有哥哥，不知有個馬靈，不曾救他。」章文用道：「有個馬靈，他在縣監中提出，又在支船內，實不曾計較救他。」楊么見不曾救出馬靈，不勝頓足捶胸，滴淚說道：「若馬靈為我楊么而死，我楊么豈肯偷生不救耶？」眾人驚問道：「馬靈怎個人，哥哥便這等流淚？」楊么遂將馬靈始末說出。眾人歡喜道：「且請哥哥上山，商議共救馬靈。」楊么聽了，方才歡喜道：「我今只得上山，與眾兄弟共圖事業。只得還要煩列位弟兄，趁此沒人知覺，速去柳壤村，將楊么父母接上山來，便好安心做事。」眾弟兄忙說道：「原來哥哥還不曉得。」何能忙用手暗搖，眾人連忙住口，卻被楊么看見，便說道：「列位既不願去，容楊么即今自去接引上山。」眾人見他要去，只得說出知府詭計、賀省奸謀、何能划策、章文用納吏、岑用七移幫劫救，細細述說道：「實不曉得大公、太婆被他們藏匿在那支船上。」楊么聽了，一時又惱又苦，不勝大哭道：「我只道代父母歸家，豈知被奸人陽善陰毒！這一解去，必受賀賊凌辱，是剝去我心也，寧不痛耶？若不急救，雖生何益！」說罷，痛哭不止。眾人極力解勸。何能忙說道：「哥哥放心，這賀省懷仇，只要將哥哥當面凌辱，以快其心。今知被劫，又在軍事倥傯，且無大英雄手段，決不將尊公、尊堂置之鼎鑊刀鋸以要人。且請到山寨聚義，容何能划策相救。」楊么聽了，方止淚道：「若得何能運謀，眾兄弟盡力，救回楊么父母並馬靈，終身佩德！」眾人齊聲應允。遂相扶上山，同入廳中，眾弟兄取出紫纓冠、紅袍絳服，與楊么換過，即宰殺牛馬，拜上下神祇，請楊么上坐，一齊羅拜，稱楊么為哥哥大頭領，這是楊么路盡，劫船居首席。

楊么連忙攙扶眾兄弟起來，說道：「楊么有何賢德，敢蒙眾兄弟推居首席之尊？自今以後，只要眾兄弟勿嗜殺，勿妄劫、勿貪淫，只戮佞除奸，伸冤理枉，做些事業，我楊么方敢居此；如或不從，願即退避。」眾人齊聲說道：「哥哥號令，誰敢不遵！」楊么聽了大喜，遂坐了第一把交椅。眾弟兄，俱列坐兩旁：東首是何能、游六藝、滕雲、柏堅、王信；西首是郝雄、張杰、花茂、呂通、岑用七、章文用、郭凡，上下共一十四（三）位豪傑。合山小校俱來拜見大頭領。楊么俱用好言撫慰而去。然後廳前奏樂，諸品俱陳，一齊歡飲多時。眾弟兄問在北地事情，楊么遂將結識蛾眉、白雲、焦山、險道許多弟兄以及事情，細細說出。眾弟兄聽得十分快活，道：「哥哥結了這些好弟兄，真不枉走這一遭。只可恨各自立寨，各占一方，怎得相聚在一處，才是快心。」楊么道：「我向年主意，原看得這湖上接黔南，下連吳會，西通巴蜀，東跨豫章。以此而消盡不平，何難之有？不期今日一如我願！」何能道：「宋室日非，吾料期年之內，當有分邦離析。今仗哥哥據此湖山，事業必有可觀。」楊么大喜，道：「何能之言，實與袁武、賀雲龍暗合。當日與彼弟兄俱有相約。若知我入湖做了寨主，敢怕不久要來。」游六藝道：「誰知白雲山，果有個『金頭鳳』！」一時眾人大快，各各暢飲。

楊么忽頓足停杯，道：「我父母陷身，馬靈被係。正楊么食旨不甘，何暇飲酒食肉？」因問何能：「如今作何救取之策？」何能道：「馬靈與賀賊向無仇隙，必將尊公、尊堂並送當道司官審究。我今使人去打探了來。」即吩咐能事的去打聽。眾人對楊么說道：「這賀省這般尋事哥哥。他今現有家小在岳陽，何不先去殺他一家，先消些氣也好。」又有的說道：「他葬的墳墓，現在村中。只使人去掘翻他的，消些惡氣。」楊么忙正色說道：「賀省與我為難，只可尋他一人，卻與家小何仇？至於亡過，何戀（亦）言也？只是我已挺身認罪，為救父母，若即放出，便將我碎身無怨。怎百般花言巧語，今又趨奉秦賊，這等奸人，豈肯饒過！這也還是私忿，在可報不報之間。」說罷，遂飲至夜深，各歸寢室。

過不數日，忽有探事來報導：「岳陽府官說柳壤村百姓俱與大頭領通同，即使軍兵剿滅。村人聞信，盡皆逃竄。卻拿去二、三百人，打入監去，使人出來，暗暗打合，要納銀贖罪。」楊么聽了，跌腳惱恨道：「我楊么不能隱庇居民，反使人父母兄弟妻子離散，我之過也。若不早除民害，何以慰眾！」因想了一想，對眾說道：「柳壤村居民逃竄，我今使人去暗暗招致其來，分衣給食，同聚於此，庶無飄泊之苦。」遂一面使人去招致，一面商議去除民害。

過不一日，早有武昌探事報來道：「賀太尉知大頭領上山，懷恨必深，即使各官準備守禦城池，自己領大軍來接戰，遂將大公、太婆並馬靈發與上司究問，平了山寨，一齊正法。不期大公、太婆受不得磨折，已雙雙病死獄中。又打探得金兵打破汴京，將徽、欽二帝送入沙漠，大軍殺入南來。康王脫逃南奔，各處將士勤王，群臣迎接康王在建業為帝。特此報知。」楊么忽聽見父母雙亡，大叫一聲，五臟皆裂，轟然倒地。只因這一報，有分教：

從今攪海翻江，自此興雲吐霧。

